

梦萦端午

□王建强

良辰当五日，借老祝千年。

——唐·权德舆

那年夏天，我随奶奶去舅公家。奶奶娘家在新津五津镇南河边，小小的孩子用脚丈量30多公里黄泥路。中途下雨，我们避雨一农家，忽见一闪电劈雨中一母鸡，鸡昏睡十多分钟后苏醒，然后在雨水中冲进鸡舍。路上，适逢新津南河端午龙舟赛，我站在河边观看，喜不自胜。天空艳阳高照，河中龙舟竞速，舟上锣鼓喧天。我在人流中穿行，偶尔挤过人墙，奶奶的手总拉着我的衣服后摆，一双小脚紧跟在我身后，气喘吁吁。在舅公家过端午，我坐在奶奶的怀里，舅公将雄黄酒轻轻地抹在我额头上，那是我最早对端午的记忆。那是1982年，我9岁。

盛夏的周末，我骑车出崇庆中学校门，沿着崇阳镇到三江镇的乡道欢快回家。三三两两的燕子在低空穿行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回荡在一个个村落。离村庄约两百米，我便看到田埂上爷爷的身影。我将自行车停在路边，背着书包跑向爷爷。爷爷看到我，笑了，他吸着旱烟，听我讲学校一周的趣事。那个周末，桌上偶而出现的回锅肉、咸鸭蛋点亮了我的双眼。我总在姐妹羡慕的眼光中多享受一个油渍渍的蛋黄，那是爷爷给我的。而后，爷爷陪我走到村口，看着我骑车到县城上学。那是1989年，我16岁，以中考543分、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崇庆中学。

又一个夏天，从大学校园出来，我伫

立在万福桥头，把写有“家教”两个大字的纸牌挂在自行车车头上，低头看着手中的书。“小伙子，能辅导小学数学吗？”一圆脸的短发妇女问。我回答说可以。而后，我骑着车跟在妇女车后，到了一平房，一个圆脸的女孩成了我第一位学生，那天从9点讲到12点。女孩一家请我在院里吃午饭，我第一次在成都这个陌生城市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。那是1992年，我19岁，来成都的第一年。

还是在夏天，中午课后骑摩托车回家，街道上摩肩接踵，草药摊位封住了妻子开的童装店。妻子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在自家铺子玩，女儿指着门外一摊位说：“爷爷在卖草药！”我抱着女儿来到父亲的摊位，女儿脆生生地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父亲小心地把她搂在怀里，因笑而微眯的双眼成了一条缝。中午妻子做了几个小菜，父亲用筷子蘸了一点雄黄酒点在我女儿的额头上，再用手指轻轻地揉了揉。“爷爷，您没有揉到！”女儿笑了。父亲窘迫地搓搓手，“爷爷老了，眼神不好。”一瞬间我的心一颤。我少时骑在他的脖子上站在最后排看坝坝电影的父亲，真的老了。那个端午，我第一次端起酒杯抿了一点，陪父亲唠叨起来。那是2002年，我29岁。

又是一个夏日，端午节，我在学校食堂收到了学生赠送的香囊，打包了咸蛋和粽子。开车上高速，一个半小时后，我回到那个我从小生活的小镇，回到那熟悉的院子。那棵约30年的黄桷兰伫立在院

中，满枝的花朵，一院的幽香。我冲进厨房，母亲笑着说：“今天是端午节，知道你要回来，昨天就托邻居买了点肉。”我扶母亲坐下，然后陪双亲吃饭。母亲一定要尝尝我学校打包的饭菜，一直念叨：“学校没吃好，你就回来吃。”饭后，就催我快回学校上班。父母跟我走出院门，我把小朋友做的香囊放在母亲的手心。我慢慢驱车前行，从后视镜中看着母亲紧握香囊的右手在空中挥舞。那是2012年，我39岁。

去年夏天，端午节恰逢在高考前，我穿梭在校园，守在学生身边。午间回到办公室，打开乡下家里的监控APP。母亲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屏幕中。“妈，吃饭没有？”母亲盯着摄像头，微哈首。“妈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给我煮咸蛋没有？”母亲猛地站起来，冲着摄像头：“我都搞忘了，你要回来了？我马上去煮！”瘦小的身子瞬间消失在屏幕中。一瞬间，我的鼻子酸酸的。我安排好学校工作回到家里已是晚上七点，桌上有几份小菜和咸蛋，我陪着母亲慢慢吃。饭后，母亲让我去把院门口的两株艾草割了，让我挂一株在院门上，另一株带回家。我驱车回家，在监控里看到母亲一直坐在老位置，我说：“妈，去睡了，我到家了！”母亲应声，转过身，慢慢地走进里屋。那是2022年，我49岁。

时光渐渐渐远，生活晨起暮落。那些关于端午节的回忆，一直难以忘怀。“世态人情，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，可作书读，可当戏看。”杨绛先生如是说。

西安的真实

□肖笃勇

西安是厚重的，尤其是她的历史。3100余年的建城史，十三个朝代的建都地，让西安成了承载中国历史最多记忆的城市，令她吹过的风都带着历史的气息。

但我想说，西安是真实的。

第一次去西安是在1986年的夏天，我坐火车出四川去新疆，在西安中转停留了半天。那时的西安火车站，仿唐式的新建筑与灰色的旧砖房融合一体，已经用上了公共电梯，古老斑驳的城墙下人流潮动，初现改革开放的生机。经过37年的变化，围绕钟楼和鼓楼而围于明城墙的西安老城，到今天有了全新的气象。街道在树和花的拥护下整洁有序，典雅的屋宇于共性中彰显个性，包括不少仿古建筑也体现出复古而不乏新的气质。然而，西安老城的街道却并没有怎么拓宽，依然给人一种紧凑实用的感觉。GDP的热度与现代化的速度，也没有让钟楼、鼓楼和城墙附近的建筑高度超越三者的整体高度。

这就是西安真实的一面——要像孝敬老祖宗一样地尊崇西安老城的主体布局和风格，要保证子孙后代们能清晰而完整地看见钟楼、鼓楼和城墙，因为它们都是西安的标志和象征，是西安的灵魂。

这次去西安之前，有网友告诉我说，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在西安的城墙上碰见来自华阴县吼秦腔的老人，那才是最真实的吼腔。我终究没有这份好运气，但却真切地在城墙上遇见了一种被兜售的古老乐器——埙。埙，用陶土烧制而成的吹奏乐器，上小下大，状若鸡蛋。重要的是，只有在西安，在西安的土地上，比如在那段600余年的最古老的城墙上对着八百里秦川吹埙，才能把它特有的苍凉低沉给吹出来。

也是在安远门的北城墙上信步时，在

钟楼上眺望鼓楼时，我触摸秦砖汉瓦的坚实，仰望西安数千年历史涵育下来的文化和文明，西安的真实感便又有了一次心灵上的升华。

是的，西安是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地方，是华夏统一于秦的中心，是唐诗汉赋的摇篮，是司马迁忍辱撰青史之地。西安有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强悍豪情，有“西去阳关无故人”的惜别伤感，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科举豪迈，更有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的古绝唱。

行走在今日的西安，我会在不经意间生发对于历史的恍然大悟，从而揭开了西安真实的又一面——发现和寻找历史的证据。

大雁塔的坚固屹立就是唐三藏万卷经书雄立世间的佐证。华清宫辉煌的霓裳舞已然随着浴池的干涸而如烟逝去，五间厅墙壁上的弹孔依旧历历醒目，诉说着过往历史中或浪漫或惊心的瞬间。

而要说到西安最震撼人心的历史证据，我也自入窠臼地以为莫过于秦始皇陵兵马俑了。一眼望去，兵马俑赳赳，车马猎猎，巨大的阵势一下子将我代入电影《英雄》里表现秦军威势赫赫横扫天下的镜头——“江声似激秦军破，山势如匡晋祚危！”这不正是当年秦军与六国将士惨烈征伐的明证吗？

现在来感受一下西安传承下来的秦汉宫殿建筑。台基、柱础、门窗、斗拱与雕饰自不必说，单看那讲究对称和平直线条的琉璃瓦屋顶坡面及檐柱，也都是将简单、稳固和大气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西安的真实，还体现在西安的吃食和西安人的实际上。

一到西安，开车来接我们的司机朋友就请吃羊肉泡馍。饽饽馍七成熟，结实有筋劲，用力将其掰成小块，放入写有篆书

“马家”字样的大瓷碗，服务员将瓷碗标序后拿进厨房盛入鲜羊肉汤。两块饽饽馍，一大碗鲜羊肉汤，饭量小者一顿是吃不完了。在西安，大街小巷都能见到肉夹馍，将腊汁肉与馍合体，馍软肉烂，满口流香。我疑惑“肉夹馍”的称谓，说是古汉语“肉夹于馍”省去“于”字后的便当叫法，但是否也反映出了陕西人性急却又实在的性格呢？

几天“行吃”下来，我们总结出西安饮食的特点——价格实惠，分量实在，盐味十足。我在想，北方菜口味偏重，比如说盐味大，固然是因为地理气候寒冷，以面食为主食时菜肴需要多放点盐才能入味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这是否也是西安人实际的体现呢？

由西安人这种实际的品格，我不禁联想到西安城夜晚的灯火。西安城的夜晚，远非是灯火通明的，包括路灯掩映下的大唐不夜城，其灯火都显得明亮适度与不卑不亢，给人以内敛、含蓄和体贴的感受。

这次以旅游者的身份再度走进西安，突然发现西安的花多起来了，花的品种也更丰富了。比如樱花，在四月的西安似乎随处可见，而且显现出某种特有的气质。青龙寺的樱花尽显雍容华贵。老植物园的樱花开得洁白幸福。在交大，热烈而繁复的樱花将校园装扮得缤纷明亮，恍若庄周梦蝶。据说再晚几天，大雁塔一侧的樱花雨会将地面和水池盖得严严实实的。

漫步在西安的街头，猛一抬头，几株在川北老家常见的油松树挺立在眼前，苍翠的针叶掩护着泥黄色的松花，松花尚稚嫩，对着我真切地微笑。

不得不说，今日的西安，襟怀故都气韵，以花的纷繁与芳香妩媚，正在日益向世界展现出她的真美。

高考那年我十七岁

□黄星逸

高考那年我十七岁，带些懵懂迷茫但却总有一股莫名冲劲的年龄。

我属于按部就班乖乖长大的那类小孩，安分地生活、安分地长大。从小到大，我听过无数的警告——幼儿园时，拼音听写只考到七十分，你完蛋了；小学五年级，数学跌出九十分，你完蛋了；初中时，考不上重点中学，你完蛋了；高中时，老师家长亲戚朋友说，高考考不好，上不了好大学，你完蛋了……

所以在高考出分那天看到低得可怕的成绩时，一种打破规划和期望的恐惧感在那一瞬间淹没了我。我想，高考考砸了，我完蛋了。

我哭了一整晚，脑子里萦绕着那句“你完蛋了”。在我矫情的青春期里，我把“高考失利，我完蛋了”这样的字眼发在树洞网站上，收获了很多回复。

其中一条说：“高考结束，你现在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年纪，怎么可能因为高考失利就完蛋？”

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起大人们总说：“什么年龄就要做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。”可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被年龄绑架，也没有人会因为没做某件事就被彻底毁掉。而我，也不会因为十七岁这年没考上好大学就被宣判人生失败。

我意识到，十七年的按部就班没有换来更轻松、更惬意的生活，别人口中“不怎样就会完蛋”的句式胁迫着我前行。大多数时间我们的内驱力都不是美好的祈愿，而是吞没一切的恐惧。

我很清晰地知道，我不快乐。因为在所有人都期盼一个阶段结下一个完满果实的环境下，我开始在意一言一行导向的终点，却忽视来时路过的景色。

“万事万物只求结果，一锤定音。”这样的理念逼迫我们不停地跑，为了终点，拼命地前行——所有人都在被裹挟着向前，焦虑变成恐惧，无法解释也不能释怀。

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小时候也是同样一个我，可以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、等石头开花，小时候没有“这个年龄必须做的事”，没有对结果的纠结，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。

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达不到就会完蛋的事，只不过我们将自己困在了这场死局里，压得自己喘不过气。

我们可以在任何年龄成为任何人，不必在意旁人言语。